

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，总会给人们带来新的憧憬。

“共欢新故岁，迎送一宵中。”忙碌了一年，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，一起守岁，享受的是天伦之乐、生活之美。在家尽孝、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没有国家繁荣发展，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。同样，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，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。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

情怀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精神，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，让每个人、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。

古人讲，“夫孝，德之本也”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，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。让老年人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

乐、老有所安，关系社会和谐稳定。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、关爱老人、赡养老人，大力发展老龄事业，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。

……
天道酬勤。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姓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！我们伟大的祖国，前程一定会越来越远大！
——摘自
习近平在2019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（2019年2月3日）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

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姓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！

我们的过年记忆

年味永远是家的味道

本报记者 严冰

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说过：“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，一点点驶向年底。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，一天天簇密和深浓。”

春节是中国人心中分量最重的传统节日，是中华民族传承时间最长、节庆气氛最浓、影响范围最广的盛大节日。游子归家，亲人团聚，朋友相会，表达亲情，畅叙友情，抒发乡情，其乐融融，喜气洋洋。

今年是农历牛年。俗话说，“牛马年，好耕田”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不同以往，今年为防控新冠疫情，倡导就地过年，许多人都留在异地他乡，不能回老家跟亲人团圆。但无论相隔多远，年味都把人们的心暖暖地包容起来，照亮人们对新年的希望。

想到“年”，就想到亲人们喜笑颜开的面容，想到丰盛的年夜饭，想到璀璨的烟花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。

我对过年的最早记忆来自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北京四合院。

大年三十这天的晚宴最丰盛，虽然平时节俭缩食、省吃俭用，但这餐的鸡、鸭、鱼、肉也是必备的。接下来是守岁，当时有电视的家庭还不多，大家多是听着广播里的相声节目，打着扑克守岁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那年月，人们生活还不富裕，一年只能置办一件新衣服。妈妈给我买的一件或蓝、或绿、或灰的小中山装，总是在大年初一这天，才能穿上身。

大年初一互相拜年，感谢邻里间互相照顾。此时家家备了糖果瓜子花生，小孩子穿着刚刚上身的

新衣服，跟在大人后面，走东家，串西家。如果嘴馋，可以大饱口福，此刻大人不会嗔怪，因为，过年了嘛！

鞭炮烟花，最属腊月初三十和正月十五放得欢，对“年”的这一迎一送，将欢乐吉祥的气氛推向沸腾：烟花映红了夜空，鞭炮响成了一片，伴着下饺子的沸腾，年味升腾，弥漫了人间，那是童年的味道，那是家的味道，那是亲情的味道，那是团圆的味道！世态人情、民俗礼仪也尽在其中了。

是啊，年味永远是家的味道、亲情的味道、团圆的味道，年味熏陶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如今，一进腊月，上小学的儿子便张罗着贴春联、贴福字、挂灯笼、挂中国结，还准备了长长的春节致辞，要在除夕这天的年夜饭前宣读，写的是什么？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，他还要保密，但肯定是祝福老人、感恩父母、汇报学习成绩等内容，只是每年的表述方式连同他的中西合璧的小西服、小领结的着装，都分外有创意，总是让奶奶和姥姥笑得合不拢嘴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每到过年，中国人都倍加怀念逝去的亲人。亲人的音容笑貌，总是浮现在眼前。如果亲人还在，此刻又要欢聚一堂，共享天伦之乐了。

今年因为疫情防控，很多人主动选择就地过年。除夕之夜，虽不能与亲人团聚，但也免了奔波之苦。有微信，有视频，宅在家，“云拜年”，万里传情，咫尺之间，仍然是浓浓的年味、满满的亲情！



2月4日，市民在北京前门大街“金牛送福”景观小品前留影。
新华社记者 彭宇祥摄



2月5日，在江西省樟树市观上镇龚徐新村，孩子们提着红灯笼跑回家。
周亮摄（人民视觉）

难忘南方小城的年夜饭

本报记者 叶晓楠

又是一年春节到。此时此刻，想起我所亲历的40多个春节的变迁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每一个小家的奋斗实干，都是与国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，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争当奋斗者，老百姓的日子就能越过越红火。

我出生并且长于南方一个小县城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度过了我整个童年时代。

儿时的过年记忆里，印象最深的是满城的烟火气息。

小时候，过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买来大盘鞭炮，用大红的塑料纸包上，看上去很是喜庆。过年的鞭炮，一般要买三大挂，一挂是在年夜饭前点，一挂是在午夜12点跨年时分点，还有一挂是大年初一早晨时点。噼啪作响的爆竹声，寄托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。

当然，富有南方特色的年夜饭，同样令我怀念不已。

小时候，家里并不富裕，平时难得吃上几顿肉菜。即便如此，年夜饭还是不能含糊的。年前一周，父母就会忙着大采购。那时候菜市场的服务不像现在这么周到，很多菜品都需要买回家自己再收拾。幼时的我，经常看着母亲穿着严寒洗菜煮肉，如此忙上好几天，才能准备好年夜饭。这样自己动手完成食材的制作，让小小的我，对于劳动才能收获幸福观有了生动认知。

年夜饭里一般还会包括自制蛋饺。母亲一般使用小煤球炉作为灶具，用铁制的大汤勺当工

具，略微蘸点油，舀一勺鸡蛋液，在勺上平平地铺满一层，然后放在炉火上转着圈慢慢地烤，不一会儿，金黄的鸡蛋液便凝固成一张鸡蛋皮，这时再把肉馅放进去，用筷子顺着边把鸡蛋皮合拢，掐好边，最后放在平盘里，晾凉了就是一个个香香四溢的蛋饺。等到年夜饭时，把蛋饺放进火锅煮，水一开，锅里飘起金黄的蛋饺、肉块和蔬菜，热气腾腾，看上去诱人极了。而在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的孩子，早就一哄而上，一双双筷子直奔主题而去了。

时光飞逝，儿时满是烟火气息的过年记忆仿佛还在昨日，我自己早已成了远在他乡的中年人。这么多年来，随着国家逐渐繁荣富强，每一个小家不仅生活水平逐年提高，环保观念也逐渐提升。

现在，为了保护环境，即便是在家乡的小县城，过年也不再燃放烟花爆竹，过年虽然少了爆竹声，却让人体会到了空气清新。年夜饭更不用说了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里平常也能吃上各种荤菜，父母再也不用为筹备一桌年夜饭而忙上好几天了，还总是说，多准备点蔬菜，有益于健康。

再说亲情，随着交通通讯的便捷，亲人们虽然分居天南海北，通过微信或是电话就能拜年，亲情的维系，早已不受距离限制。这样的年味，虽然不同于儿时，却一样拥有了新时代的气息。

过年总有“小期盼”

本报记者 潘旭涛

每次回忆过年，最先闯入脑海的，总是曾经的“小期盼”。

我出生在山东烟台，这是一座沿海开放城市。作为一名“80后”，我是跟随着中国经济一起成长起来的，父母常说，“你们是幸福的一代。”

幸福一代的幸福时刻莫过于过年。过年的时候，父母总会满足孩子的一些小愿望，当然，也不是完全满足。在买烟花这件事上，就是如此。

小时候过年，我最期盼的是正月十五，而非大年初一。初一走亲访友、拜年问好主要是大人的事，而十五放烟花，可就是孩子的乐趣所在了。

我们住的家属院里有好多小朋友。上小学时，每到正月十五傍晚，我都催着父母赶紧开饭，要不然，没等吃完饭，小伙伴们就上门叫我了。

晚饭后，在一片鞭炮声中，小伙伴们一人抱着一个纸箱子，你追我赶到广场上。我们放下箱子，掀开盖子，开始展示自己的“弹药”：“泥墩子”、“小黄蜂”、“窜天猴”、“满天星”、“魔法棒”……

每个人的箱子里，最多的烟花是“泥墩子”。它价格便宜，喷射时间又久，不少家长们只肯给孩子买“泥墩子”，再贵一些的，就不舍得买了。

可孩子们更喜欢“小黄蜂”“魔法棒”，它们玩法更多，喷出的

色彩更绚丽。于是，谁的箱子里抢手货多，小伙伴就围着谁，软磨硬泡，让他分点儿出来。每次要到一只“小黄蜂”，我都格外开心，攥在手里，不舍得放。

童年的新春记忆里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好，但也会有些小遗憾：想要的烟花家长不给买，心心念念的玩具没得到，希望见到的小伙伴没出现……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些遗憾也带来了许多期盼，期盼让人更懂得珍惜所得。

春节历来不乏“小期盼”。小时候，大年初一上午，一拜完年，我立马盯在电视机前，等候着一部新剧的开始。那时，家里没有录像机，更没有网络，错过一集，就再也看不到了。也正因此，当时的人们特别关注、期待每一部开年大戏。很多经典剧目成了人们共同的春节记忆。

等到我上了高中，家长们的工资已经翻了好几番，没人再在买烟花的事上斤斤计较，他们考虑的是在哪儿买套商品房，买个什么品牌的车子。此时，家里也已经能上网了，大片可以随时看。但不管怎样，每年过年，我还是有些“小期盼”。

2021年春节也不例外。疫情给不少人带来了遗憾——没能回乡过年。我也将第一次在北京过年。别离加剧了我们对团聚的期盼，我想，这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亲情，更加珍惜今后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

乡村的爆竹、春联与糖果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山东农村，我刚记事。一年到头，最大的期盼是新年。因为年前那个大集，会买新衣服，会买很多猪肉、鸡蛋、公鸡和大白菜。在那并不富裕的年代，只有过年会让每个人看上去油光满面，迎接春天。男人们喝得满脸通红，女人们三三两两聚着聊天，孩子们满街撒野。

但留在记忆深处的，却是在灰色的北方冬日里此起彼伏的爆竹声。小时候零花钱少，春节拿到的压岁钱是最大一笔收入，几乎全都用来买了形形色色的爆竹。这是北方农村少年的乐子。有需要点火的炮仗，有需要摩擦的炮仗，还有一点火即震天响的炮仗，更有双响的“二踢脚”。在爆竹声中，辞了旧岁。

从腊月廿九早上开始，村里所有人家都敞开大门，各司其职，开始贴对联。一两天之内，每家每户都在房前屋后忙活，见着面热情地打招呼。山东是孔孟之乡，即便在村里，对联内容也非常重要。孩子们识字，很多都是从对联上开始学习的。我还记得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“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”等很多对联。

我们贴对联还有个特殊之处，要在门帘上贴“过门钱”，是非常轻薄的花纸，长方形，有花纹、边框和穗子，要么以图案为主，要么以吉祥的文字为主。这个民俗历史悠久，却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，据说在全国主要流行于山东几个地级市。

老家在山东潍坊，潍坊杨家埠与天津杨柳青、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民间三大木版年画之乡。潍坊人每年除了春联，还要在房子不同的区域贴上寓意明确的年画。我们的年画形象质朴、自然、线条粗犷，薄薄一张纸，讲述着丰收的故事、神话的故事、英雄的故事……一贴上去，整个屋子的颜色都多了。我记得，小时候只需要大约两三块钱，就能买够全屋子的年画，一年都不褪色。

年俗就是这样，小时候以为全中国过年方式都一样。其实，那些理所当然，只是因为代代相传。

最开心的日子是大年初一。天不亮，我们就以家族为单位，年轻人成群结队、挨家挨户敲门拜年。给一年里没怎么见过的老人，挨个请安。老人们呢，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压岁钱塞我们手里，然后一把把的糖果、花生、瓜子往我们兜里塞。那时候馋呀！孩子们拜一上午年，就会聚到一起，把鼓鼓囊囊的兜掏空，比比看谁的“高粱饴”多，谁兜里有一块巧克力糖……

放爆竹，是跟发小们一起的记忆；贴对联，是跟家人一起的记忆；拜年，是跟家族和全村人一起的记忆。人的快乐，大都是跟人在一起时才会产生的情绪。那无忧无虑的岁月里，虽然农村尚不富裕，但春节有着浓浓的年味，给记忆加了一层温暖的滤镜。

过年吃鱼 年年有余

本报记者 叶子

小孩子嘴馋，儿时的过年记忆几乎都与吃食相关。我家就住在长江边，一桌丰盛的年夜饭里，自然少不了淡水鱼的身影。

还记得小时候，农村亲戚家大多以养殖鱼、莲藕、小龙虾等为生。进入腊月，就到了鱼塘收获的季节。干塘，是件大事。辛苦一整年，除了秋收的水稻、芝麻等农作物，这是每个家庭年前最后一笔大收入。

水抽干后，塘底显露出来，草鱼、胖头鱼、鲫鱼……大人们穿了全套的下水服用渔网捕鱼，孩子们则站在一边田埂上看热闹。收获的鱼，直接装进水箱由货车运往水产市场，鱼贩子现场结算，卖了个好价，连鱼儿们都蹦蹦跳跳地开心。各种鱼自是会留下一些，送给亲朋好友们，一起分享过年的喜悦。大家有的用篮子提着，有的用大盆抬着，都是满载而归。

年货中必不可少腊味系列，不能没了鱼的身影。大鱼最适合腌起来然后风干。江边小镇多雨湿润，只要遇上大晴天，晒腊货便成为腊月里独有的风景线。因为肉厚，经过好几轮太阳，腊鱼煮熟后仍有一层层厚厚的白肉。腌制时洒的盐恰到好处，渍出的咸味正好将鱼肉保鲜，又不至口味太重。煮熟后，腊香和鱼香交织着从厨房传来，等不到开饭，孩子们就会从蒸格里拿出几块，当零食吃。细心瞧，鱼皮和白肉

之间还有薄薄的一层红肉，光是配色就令人味蕾大开。遇到脊骨处，还可以吸出里面的骨髓，这是大鱼才有的独家馈赠。正月里，一碟腊鱼是每家必备的菜色，就指着这一口，延续年的味道。

鱼肉有了归处，新鲜的鱼杂也绝不浪费。煮豆腐、下火锅，或者和鱼肉一起炖一锅混杂鱼汤都是极好的。外婆的烹饪方法最简单，加上姜、蒜和辣椒，再从地里摘一些青椒、小葱，洗净切好后扔进锅里一起煮。过一会儿，揭开锅盖，一锅奶白的鱼汤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鲜味扑鼻而来。既有鱼肉的鲜甜，又有隐隐的辛辣，孩子们都蹲在灶边咽着口水等它出锅，简直可以配3碗白米饭。

过年吃鱼，彩头也好。鲤鱼象征着鱼跃龙门，财鱼寓意财源广进，鲫鱼是大吉大利，鳊鱼则带来富贵有余。年夜饭餐桌上，家人的吉祥话都说得好听：吃一颗鱼丸会祝你圆圆满满，喝一碗鱼汤就愿你如鱼得水，夹一筷子鱼肉也是年年有余。

离家求学工作后，我就再没体验过鱼塘，也很少看长辈们做鱼的菜色了。不过这些年来，农村道路硬化，水泥地铺到每家门口，亲戚们纷纷盖了新楼房，买了小轿车，饭桌上不仅有江鱼，还有各种海鲜，确实是年年有余了。